



名家名译全本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雾都孤儿

Oliver Twist

原著 / 狄更斯「英国」
编译 / 名家编译委员会



CLASSIC
LITERATURE
联袂推荐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名家名译全本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雾都孤儿

Oliver Twist



原著 / 狄更斯 [英国]

编译 / 名家编译委员会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雾都孤儿 / (英) 狄更斯著; 名家编译委员会编译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8.1

(名家名译全本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ISBN 978-7-5455-3355-2

I. ①雾… II. ①狄… ②名…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77713号

雾都孤儿

WUDU GU'ER

出品人 杨 政
原 著 [英] 狄更斯
编 译 名家编译委员会
责任编辑 李 蕊
责任印制 董建臣 张晓东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55mm × 215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91千
定 价 29.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3355-2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录

C o n t e n t s

- 001· 第一章 讲述奥利佛的诞生地及出生情况。
- 004· 第二章 介绍奥利佛的成长教育和衣食住行。
- 015· 第三章 叙述奥利佛几乎得到了一份差事。
- 022· 第四章 奥利佛有了新工作。
- 029· 第五章 奥利佛结识新同事，第一次参加葬礼就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 037· 第六章 奥利佛不堪忍受师兄诺亚的凌辱，奋起自卫，诺亚大吃一惊。
- 042· 第七章 奥利佛的反抗。
- 048· 第八章 奥利佛赶往伦敦，在途中结识了一位古怪的小绅士。
- 053· 第九章 快活老绅士及其徒弟们的若干细节。
- 058· 第十章 奥利佛对新伙伴的品行有了新了解。本章虽不长，但很重要。
- 061· 第十一章 治安推事其人以及他的一个办案实例。
- 067· 第十二章 奥利佛得到悉心照料，再谈谈快活的老绅士和他的年轻朋友们。
- 073· 第十三章 向读者介绍几位新朋友和他们的一些趣事。
- 079· 第十四章 奥利佛住在布朗诺先生家，以及一位老先生对他外出办事做出

了一番预言。

085· 第十五章 快活的老绅士和南希小姐是如何宠爱奥利佛的。

090· 第十六章 奥利佛被南希小姐领走之后。

097· 第十七章 奥利佛霉运缠身，一位重要人物前往伦敦败坏他的名声。

103· 第十八章 奥利佛在那些良师益友的教诲下如何度日。

109· 第十九章 一个值得注意的计划被制订出来。

115· 第二十章 奥利佛被老费金托付给塞克斯先生。

121· 第二十一章 远征。

125· 第二十二章 盗窃。

130· 第二十三章 邦伯尔先生和一位女士进行了一番暧昧谈话，可见一位教区

干事也有多情的一面。

136· 第二十四章 本章叙述一件非常乏味的小事，但它在本书中相当重要。

139· 第二十五章 本章继续讲述费金先生和他的同伙。

145· 第二十六章 在本章中一个神秘的人物登场了，还发生了许多故事。

154· 第二十七章 本章为前一章中被抛在一旁的女士赔礼。

158· 第二十八章 本章接着讲述奥利佛的遭遇。

- 165· 第二十九章 简要介绍一下奥利佛投奔的这户人家。
- 168· 第三十章 新来的探访者对奥利佛的印象。
- 173· 第三十一章 关键时刻。
- 180· 第三十二章 奥利佛与好心的朋友们开始过幸福生活。
- 187· 第三十三章 奥利佛和朋友们遇到了一次意外挫折。
- 193· 第三十四章 介绍一位青年绅士和奥利佛的一次奇遇。
- 199· 第三十五章 哈里·梅莱与罗茨小姐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
- 205· 第三十六章 本章虽然很短，却很值得一读，它是上一章的续篇，为后文留下了必要的伏笔。
- 208· 第三十七章 在本章中，读者会看到两个人在婚前和婚后的感情有何不同。
- 214· 第三十八章 邦伯尔夫妇与蒙克斯先生的夜间会晤。
- 220· 第三十九章 几个体面人物再次登场，蒙克斯和老费金进行了一番密谋。
- 229· 第四十章 一次奇怪的会见。
- 234· 第四十一章 本章包括若干新发现，意外之事接连发生。
- 240· 第四十二章 奥利佛的一位老相识来到伦敦，即将大展其才，成为公众人物。
- 246· 第四十三章 本章讲述插翅神偷如何落难。

252· 第四十四章 到了本该向罗茨小姐履行诺言的时刻，南希却违约了。

257· 第四十五章 诺亚受费金指派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260· 第四十六章 约见。

266· 第四十七章 致命后果。

272· 第四十八章 塞克斯仓皇出逃。

278· 第四十九章 蒙克斯和布朗诺先生终于会面了。

284· 第五十章 追捕与逃亡。

291· 第五十一章 本章解开了若干疑团，并议定了一门亲事。

300· 第五十二章 费金的最后一夜。

306· 第五十三章 大结局。



Chapter

第一章

讲述奥利佛的诞生地及出生情况。

在英国的某个小城——对该城的大名还是不说为好，我连假名也不愿给它取，原因无可奉告。此地和其他无数的大小城镇一样，在那里也有一个古已有之的公共建筑物——济贫院。本章提到姓名的那个人就出生在这所济贫院里，具体日期无可考证，反正这对读者来说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至少在目前阶段是这样的。

我倒不是说，出生在一家济贫院里，此事本身乃是一个人所能指望得到的最幸运的事。但是我要明确指出，对于奥利佛·推斯特来说，能够在这里出生——或者说，能够出生，就已经是最大的幸运了。

不瞒你说，当奥利佛·推斯特降生的那一刻，真让人怀疑他能否在这个举步维艰的世界上活过三分钟：他连维持自己的呼吸都困难，尽管这是我们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每天都在进行着的、极为平常的、几乎不会注意到的活动，但是对刚出生并且身体十分虚弱的他来说，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活动仍然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

这是奥利佛·推斯特人生中的第一场斗争：小小的他躺在一张小小的硬板床上，不停地喘气，有好几次差点喘不过气来。周围可没有成群的热心的大娘大婶与细心的专业助产士来帮助他，要知道，这可是在济贫院！在他的身边，除了他的母亲，只有两个人：一位老护士，还有当地一位忙碌的医生。

这位老护士早已被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啤酒灌得醉醺醺的，哪里还知道应该

怎么照顾刚出生的婴儿？而这位医生，也只是照例行事罢了，奥利佛存活与否并不会对他的收入有所影响，他怎么会在意奥利佛能否活下来呢？

于是，奥利佛只能自己躺在床上，不停地挣扎、喘气。不知道过了多少个回合，小小的奥利佛终于在人生的第一场战斗中胜利了，他的呼吸渐渐平稳，小小的身躯迸发出一声响亮的啼哭。他用最直接的方式，向这家济贫院里所有的人宣告着自己的到来——这个教区从此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多了一个新的“包袱”！

奥利佛刚刚以这一系列活动表明自己充满活力，可以在这世界上自由呼吸时，躺在锈迹斑斑的铁架床上的年轻女子艰难地抬起了头，这是刚刚生下小奥利佛的女子——他的母亲。

她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头发被汗水潮湿，胡乱地贴在脸颊上。她尽力地想把自己的头抬起来，却没有了多余的力气。她开口说话了，声音十分微弱和模糊：“请把我的孩子抱过来，让我看一看我的孩子吧，只需要看他一眼，我就可以放心地死去了。”

医生正站在附近的壁炉边，一会儿烤烤手心，一会儿又搓搓手。听到这个女子说话的声音，医生走到小奥利佛躺着的硬板床边把他抱起来，走到女子的身边，语气和善地对她说：“可别说死，你现在还说不上死呢！”

那位医生将小奥利佛放进了女子的怀里。女子怜爱地抱着孩子，用没有一丝血色的、冰凉的嘴唇深情地吻了吻孩子的额头，双眼凝望着孩子，似乎是要把孩子的样子深深地刻在自己的脑海里。然后，她胡乱地看了看四周，终于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浑身颤抖着倒了下去——她死了。

医生和老护士连忙用手去摩擦她的双手和太阳穴，又双手交叠在她的胸口按了按，但是这个女子已经永远停止了呼吸，心脏不再跳动。

医生和老护士只能再说几句安慰的话——那些安慰的话脱口而出，看来已经在心里准备很久了。

“完了，太太，她还是死了。”医生说。

“唉，可怜的孩子。”老护士一边说，一边从枕头上捡起那只刚刚在抱孩子时掉下的绿色玻璃瓶的瓶塞。

医生开始整理自己的衣服，穿上外套，一边戴手套一边说道：“这个小家伙，身体太虚弱了，应该会折腾上一阵子；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就给他喝一点牛奶或者燕麦粥。”医生戴好了帽子，准备离开。他还没走到门口，又停在了床边，打量了一下女子，说：“这姑娘长得挺美的——她是从哪里来的？”

“昨天晚上，教区贫民收容处的长官吩咐人送来的，”老护士回答说，“她被人发现的时候正倒在街上，脚上的鞋子都已经磨得破破烂烂、不成样子了，应该是走了很远的路。不过没人知道她从哪里来，更没人知道她要到哪里去，没人认识她。”

医生弯腰看了看，拿起死者的左手，摇了摇头，叹了口气：“我明白了，没有戴结婚戒指，果然又是那种事啊。唉，晚安。”

医生站起来掸了掸自己的衣服，出门吃晚饭去了。醉醺醺的老护士看了看手上的绿色玻璃瓶，又呷上了两口，然后坐在了壁炉前，准备给刚出生的小孩子穿衣服。

小奥利佛的身子现在就被一张毯子裹着，他还没有自己的衣服，这是他出生后唯一用来遮蔽身体的东西。没有穿衣服就意味着没有被打上标签，你可以说他是贵族的公子哥，抑或是乞丐的小孩。可当他被老护士穿上一件因为年头太久而显得发黄的粗布罩衫时，一瞬间，他的人生就有了定位——教区济贫院的孤儿，注定吃不饱、穿不暖，没人关心和怜悯，就算是挨拳头和谩骂也是理所应当的事。

小奥利佛的哭声依然响亮，如果他现在有意识，明白了自己的身份，能够想到自己今后要过艰难的日子，自己的命运全得看教区和济贫院的官员们的心情如何，或许他会哭得更响亮。

Chapter

第二章

介绍奥利佛的成长教育和衣食住行。

接下来的八个月或十个月，奥利佛没有尝过一口母乳，他是用奶瓶喂大的。这个嗷嗷待哺、一无所有的孤儿，需要一个女人来单独照料，于是教区当局一本正经地询问济贫院，能否腾得出一个可以单独照顾小奥利佛的女人。济贫院在严肃地考虑了本院的情况后，谦虚而恭敬地回答说，实在是腾不出来。慷慨的教区当机立断，决定把奥利佛寄养到距离济贫院三英里以外的专门的济贫所——“育婴堂”去。

在这里，小奥利佛可以每天和另外三十个孩子在地板上滚滚爬爬，从来都不会有穿得太暖或者吃得太饱的麻烦，因为负责管教工作的曼太太在照顾这些小东西方面非常有经验，并且对他们体贴入微。她知道怎样照料这些小孩子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她也知道，吃得太多会撑坏这些小孩的胃，这对他们简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为了让这些小家伙得到最好的照顾，每个小孩每周有六个半便士的教区补贴，但是曼太太每周只需要花七个半便士就能完全满足所有孩子的饮食。剩下的补贴，曼太太理所当然地留给了自己。她发现这样做，花费在孩子们身上的钱比教区拨下来的费用少了许多，而余下的钱可以拿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曼太太对“马儿不吃草，也能跑得好”的哲学思想深信不疑。

虽然曼太太信奉这套哲学思想，但是在训练孩子们靠坚持吃低劣的少量食物而生存的实践中总会出现一些意外：有的小孩病倒在床上起不了身，有的小孩走着走着突然掉到了火坑里，还有的小孩在喝水的时候突然呛得喘不过气

来……只要出现以上情况中的任意一种，这些小生命就会到另一个世界，与他们从未在世上见面的先人们团聚去了。

甚至有时候，她在把床架子翻转过来时忘了观察，不知道床上还有一个小孩子，一时失手把他一起翻了过来；又或者是给孩子们洗澡的时候太忙碌——小孩子太多，也太闹腾，一不小心就会把其中一个孩子烫死了。虽然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但陪审团和教区的居民们也许会突然对这件事揪住不放，这意味着济贫所会吃官司，还要在打官司的时候面对陪审团提出的一些不太好回答的问题和居民们的联名抗议。当然了，这些举动对于济贫所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教区的医生对尸体的解剖报告和济贫所干事的庄重的誓言和证词会证明济贫所并无过错。

负责监管孤儿寄养事务的理事会总是定期来检查孩子们的健康状况。每次他们来之前，都会提前派干事来通知一声，所以他们总能看到收拾得干干净净、妥妥帖帖的孩子们，让人感觉十分赏心悦目。

在日复一日的饥饿中，奥利佛·推斯特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九个年头。在这种寄养制度下长大的孩子能有多强壮呢？如你所想，他长得非常瘦弱，脸色苍白，个子小小的，比同样年龄的孩子矮了许多。他能活到自己生命的第九个年头，还得感谢这里的伙食太差，不然奥利佛哪里能有这样吃苦耐劳的精神呢？或许还要感谢曼太太不时地毒打，这对奥利佛养成刚毅的品格可是极有用的锻炼。

无论如何，今天可是他九岁的生日，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庆祝生日的地方是一个煤窖，陪着他的还有两位客人——他和那两位客人一起喊肚子饿，然后就挨了结结实实的一顿打，最后被关在了这里——就是这个煤窖。

正当曼太太准备再用拳头给奥利佛送上一个刻骨铭心的“生日礼物”的时候，她抬头看了一眼，顿时被窗外的情景吓了一跳：只见教区的干事邦伯尔先生站在花园大门外，正在努力地打开被锁上的小门。这可真是让人措手不及，因为干事并没有提前来通知这件事情——这不符合惯例，她还没让人把孩

子们洗刷刷一番呢！

“天啊，邦伯尔先生，真的是您吗？”

曼太太把头探出窗外，一脸惊喜地说着，然后又转过头来对着屋里的助手说道：“苏珊，快把奥利佛和那两个小家伙带上楼去，把他们都洗干净，快！哎——哎呀——邦伯尔先生！您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可大腹便便、脾气暴躁的邦伯尔先生并没有因为这一番殷勤的问候感到高兴，更没有做出同样亲切的回答。相反，他狠狠地摇了摇那扇小门，感觉不够解气，又顺势踢了一脚，这可真是充满气势的一脚，除了教区的干事，还有谁能踢得出来？

在这期间，三个关禁闭的小家伙已经被转移到了楼上，曼太太这才急匆匆地跑了出来：“哎！看我，这一天天为孩子们忙得头晕眼花的，忘了这门是从里面闩上的，都怪我，都怪我！我这就来给您打开，来，邦伯尔先生，请进吧，请进，请进。”

“哼！”邦伯尔先生可不会为这一番伴随着屈膝礼的邀请言辞而感动，他教训道，“曼太太，你觉得你这样的行为——把一个为了教区收养的孤儿而来到这里的教区公务人员锁在花园门口干等着，自己一直在房子里不出来，是很礼貌的行为吗？这样做合适吗？难道你忘了，你是济贫所的工作人员，是领着薪水的吗？”

“这可就是您误会我啦，我亲爱的邦伯尔先生！真的，我只是在给孩子们说，是您过来了，孩子们可喜欢您了呢，他们知道您来了都可高兴啦！”曼太太恭恭敬敬地说。

邦伯尔先生正为自己得体的谈吐和高贵的身份感到自豪，曼太太的回答又让他感受到自己的身份得到了认可，这样的场面让他非常满意，他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行啦行啦，曼太太，我知道啦，就算是你说的那样吧，就勉强算是那样吧。现在，你就领我进屋子里去吧，我还有重要的事跟你说。”他的语气缓和了一些。

曼太太连忙把他领进了小客厅里，搬过来一把椅子请他坐下，又把他的帽子和手杖接过来放在了他座位前的桌子上，对他是否感到舒适表现出了最诚挚的关心。

邦伯尔先生对曼太太这一番殷勤的动作十分满意，微微一笑，抹了抹额头上因为赶路而沁出的汗水。

“噢，邦伯尔先生，看您额头上满是汗水，您这么大老远的赶路过来实在是太辛苦了，来，喝上一小口吧！”曼太太一边说着，一边从橱柜里拿出来一个瓶子。

“不不不，曼太太，我不喝，一滴也不喝。”邦伯尔先生摇了摇头，挥着手轻轻推开了瓶子。

“只是一小口，先生，加上一些冰水和糖，您尝一尝。”曼太太极力地劝说道。

“这是什么？”邦伯尔先生咳嗽了一声，问道。

“是杜松子酒，不骗您，先生。”曼太太一边说着，一边又从橱柜里拿出一只杯子，开始慢慢地调酒，“我这儿总是准备着的。您知道，这些小孩子娇弱得很，遇上他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在里面兑上一些糖浆让他们喝，会让他们好得快一些。照顾他们总得费些心思，您知道的，我可不忍心看着他们因为生病而遭罪。”

“糖浆？曼太太，你真是一个体贴周到又好心的女人。”邦伯尔先生一边感叹，一边用眼睛盯着曼太太手中的酒杯。

“您可别这么说，贵是贵了点，可是为了孩子们好，上帝保佑他们！”曼太太一边说着，一边把调好的酒递了过去。

邦伯尔先生接过酒杯，轻轻地摇晃着，说道：“我会给理事会说这件事的，一定要替你好好美言一番。”说完，他一口干掉了半杯酒。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来谈谈我今天到这儿要做的工作。”说着，他拿出来一个皮夹，“奥利佛·推斯特，那个孤儿，出生已经整整九年了。这九年

里，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花费了很多功夫，先是悬赏十英镑，后来甚至加到了二十英镑来寻找他的亲人。然而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没有得到任何有关于他父母的消息——姓名、住址，什么都没有。”

“上帝保佑！”曼太太叹气道，“那，他的姓名是怎么来的？”

“是我给他取的名字。”邦伯尔先生得意扬扬地说道，“我根据字母表的顺序来给孩子们取名字，上一个孩子是S，叫斯瓦伯尔，接下来是T，于是我叫他推斯特，然后是U，取名为恩文，再往后是威尔金斯。名字已经快取到Z了，等到了Z，就又从A开始。”

“我的上帝啊，您真是太有才华啦！”曼太太吹捧道。

“行啦行啦。”邦伯尔虽然被吹捧得飘飘然，一口喝掉了剩下的杜松子酒，脸上漾着笑容，可还是摆摆手，说着很谦虚的话，“可能是吧，可能是吧。那么，曼太太，无论如何，奥利佛现在已经长大了，不能再待在这里了，理事会决定把他接回济贫院，我就是来亲自带他走的。现在，你让他赶紧来这儿见我吧。”

“好的好的，我马上就带他过来。”曼太太一边说着，一边离开客厅，找到了从头到脚被洗过的奥利佛，他手上的泥巴已经被擦掉了，可是也并没有变白多少。

曼太太领着他走进了小客厅。

“来，奥利佛，给这位先生问个好。”

奥利佛对邦伯尔先生鞠了一躬。

“奥利佛，我是来接你的，你想不想跟我一起走呢？”邦伯尔一脸严肃地问道。

奥利佛简直恨不得马上就走，无论跟谁，不管去哪儿。正想回答的时候，一抬头看到曼太太站在邦伯尔先生的身后，皱着眉头，恶狠狠地冲自己挥舞着拳头，他立刻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他对这样的动作太熟悉了，他几乎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拳头，它们会落在自己的身上，留下青青紫紫的印记，令人刻

骨铭心。

“曼太太跟我们一起走吗？”奥利佛小声地问。

“不，她太忙了，没法跟我们一起走。不过她有空的话，会过来看看你。”邦伯尔先生回答说。

如果不加上最后一句话，这对于奥利佛来说的确算得上是一种安慰。虽然他只有九岁，却已经可以假装出特别舍不得离开这里的样子。对他来说，想要演哭戏实在是太容易了，在这里受到的饥饿和毒打给了他非常大的帮助，这些宝贵的经历让他的哭戏显得非常自然。

曼太太一次次地拥抱奥利佛，用手掌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以示不舍，为了避免奥利佛一走出这里就露出一副饿鬼的样子，她还给了他一块奶油面包。奥利佛戴着一顶教区配发下来的茶色小帽子，拿着曼太太给的面包，跟在邦伯尔先生身后走出了屋子。

尽管在这里生活了九年，可奥利佛并没有感受到来自这里的一丝温暖和关怀，他生活在一片漆黑里，没有人给他点上一盏指路的灯，也没有人牵着他的手告诉他应该怎样走。

可是，当他身后的大门被关上的时候，他突然哭了起来——这和之前的哭戏可不一样，这次的眼泪是他想止也止不住的。他离开了自己从小到大仅有的几个朋友，虽然他们很淘气，经常受到责骂，可那是自己在这世上唯一感到亲近的人了。

在走出这扇大门以后，和曾经的朋友不再有任何联系，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茫茫的人海里，没有一个他认识的人，他从未感到这般孤独。

邦伯尔先生可顾不上陪着奥利佛在这儿感伤，他只是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奥利佛只能跟在后面一路小跑，才不会被落下。

每走一段路，他就要问邦伯尔先生还有多久能到。然而杜松子酒让这位先生产生的温和情绪早已荡然无存，现在他的情绪非常暴躁，所以，对于奥利佛的问题，他通通回答得十分简短。

终于，他们到达了济贫院，邦伯尔先生把奥利佛交给了一位老太太照看，自己去办事了。奥利佛坐下来吃了那块面包，感到十分困乏，正想好好休息一番，邦伯尔先生就急匆匆地赶了回来。

“快跟我走，今晚理事会开会，理事们想见见你。”

可怜的奥利佛·推斯特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木板怎么可能会开会？^①他不知道自己此刻应该是怎样的表情，不过，他也没时间去思考这是怎么回事了，因为邦伯尔先生看到奥利佛这迷糊的样子，就拿手杖往他脑袋上敲了一下，以使他清醒过来，接着，拿手杖又往他背上来了了一下，督促他赶快跟上自己的步子，最后，奥利佛被带进了一个大屋子。

十位大腹便便的理事围坐在桌子前，上座的椅子要比其他的椅子高出一大截，一位长着大红脸、体态臃肿的绅士坐在上面。

“来，给理事们鞠个躬。”邦伯尔先生说道。奥利佛抬眼看了看，发现开会的是几位绅士而不是木板，才松了口气，抬手抹去了在眼眶里打着转的眼泪，朝着桌子鞠了一躬。

“你叫什么？”坐在高椅子上的绅士问道。

奥利佛被这么多人吓得浑身战栗，说不出话，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邦伯尔在身后用手杖捅了他一下，他再也忍不住泪水，哭了出来。他压抑着哭声，小声地、结巴地回答着那位绅士的问题。

看到他不停哭泣还不能好好回答问题的样子，其中一位穿着白色马甲的先生即刻认定这孩子是个傻子。

“你听着，小子。”坐在高椅子上的绅士说道，“我想你应该知道自己是孤儿吧？”

“什……么？”依旧哭泣的奥利佛并没有听清楚这位先生的问题。

“唔，他果然是一个傻子。”穿白色马甲的绅士终于忍不住说出了自己的

^① 在英语里，“理事会”和“木板”的词形是相同的。